

关注“云南的南方”

我记得一进入2021年6月就持续地忙。紧随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而来的，就是在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；随后又马上迎接昆明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（COP15）第一阶段会议。到2022年末，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《昆明—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》，对“生物多样性”的描述具象又饱含情感：“我们依靠生物多样性获得食物、医药、能源、清洁的空气和水、免于自然灾害的安全以及娱乐和文化灵感，它还支撑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系。”这些大会共同愿景深刻影响了世界遗产领域的实践转型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在全局、多元的社会叙事中，注重记录自然遗产、物质文化遗产以及“非遗”间不可割裂的依存和延续；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“云南的南方”，在怒江、澜沧江、元江—红河水系沿线，注重辨识“生物多样性之中的文化多样”。

只是没想到这一“看”，就持续了好几年。

昆明COP15现场还有个情节至今未忘：亚洲象的“身影”反复出现。开幕式推出的短片《“象”往云南》，记叙了16头野生亚洲象北上及返回之旅。象群回到西双版纳不久，2022年8月，亚洲象国家公园正式申请设立，创建区覆盖了西双版纳和普洱，还跳跃地括占了公众很少想到的另一片区——临沧。

去看南滚河的鸟和象

去看临沧的象,始于观鸟。3月的一天,我接到鸟类研究机构“朱雀会”钟嘉老师来电,力邀来临沧市的沧源,加入一次社会参与式鸟类调查。提供给记者的文字吸引力十足:“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沧源佤族自治县,有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——班老乡,它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乡镇,更孕育了世界唯一的亚洲象节日——佤族贡象节”。

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沧源向北扩展,一直延伸到耿马,是亚洲象等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栖息地,鸟类资源也非常丰富。这里的象属于印度—緬北种群,是中国境内唯一的“β”象种。出于某种原因,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,南滚河亚洲象就不再远迁,只停留在保护区内了。大象象息的班老乡于1960年正式回归中国,被誉为“回归之乡”,是保护区建立之初涵盖的两个乡镇之一。2022年12月,班老乡“佤族贡象节”进入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南滚河的鸟和象、班老乡、贡象节,至今还带有隐于层峦林间、未被外界熟知的神秘色彩。

我立即打点行装。没有选常用的8倍镜,也放弃了大双筒,只带了一副小巧的10倍望远镜。我意识到心底的目标不是鸟,是大象!更具体地说,是南滚河谷中的野生亚洲象群。我渴望立刻就见到粗大的象栏,想着如同进入侏罗纪公园般,看大象缓缓地从身边“咚——咚——”走过。可现场与想象完全两样:林中随处可见隔网和钢铁栏杆,象群到来的预警也时常响起,但唯一可做的,是努力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——没有机会招惹它们,也没让大象生气掉头追我,那其实是我的幸运。

可我确实感受到了象群的脚步,就是那渐渐逼近、直震心坎的“咚咚”声。

咚咚的鼓声如“大象漫步”

2026年的贡象节队伍,是在4月18日中午12点整出发的。那时我正在



上图:由鸟类研究机构“朱雀会”承办的南滚河社会参与式“鸟调”,为保护区新增鸟种记录37种,显示出集体观鸟行动在自然科研中的合作效能。

图为贡象节开幕式上,张敏(前)、赵海璇(右)和“朱雀会”资深观鸟专家书铭(左),在展示拍摄的南滚河观鸟成果。他们积极、热情、热心,得知芒库首个观鸟民宿开张,放弃预订酒店,投宿到李明生的小院,带来了第一笔生意。



左图:2026年4月19日午后,在南滚河保护区内,芒库管护站的工作人员从刚发现的大象粪便前经过。无人机监控显示,象群此时正在南朗附近河谷中戏水。

记录南滚河谷的——
象与象节

齐欣文/图

在G219上见到“7711”里程碑,意味着很快就能见到南滚河。穿梭的旅行者多与南朗、芒库、班老擦肩掠过,没有拐入蜿蜒的小路,停留几天,体会多样、真实、活态的“南滚河生物—文化景观”。

右图:2026年4月18日中午,贡象节的“请象”队伍在“神象”前起舞,预示迎象下山时刻即将开始。这一天,也恰逢“4·18”国际古迹遗址日。关注遗产的“活态”,成为全球性主题。



南滚河实践

秦建春

在佤族创世史诗《司岗里》中,大象引领祖先找到了栖居的家園。这份恩情代代传唱,最终凝结为一年一度的贡象节。每年泼水节后的第3天,佤族群众身着盛装,敲响木鼓,以最隆重的仪式表达对亚洲象的敬畏与感恩。2022年,贡象节入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成为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。

今年4月,贡象节的木鼓声如约响起。人群中,多了一群手持望远镜、身着统一标识的身影。这是南

滚河保护区联合朱雀会发起的社会参与式鸟类调查。古老的节日与现代保护行动牵手相伴,成为传播生态理念的天然讲台。保护亚洲象的千年传统,由此延伸到了万千羽翼之上,也浸润了南滚河的一草一木。贡象节的鼓点,正敲响一条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新路。这条路,正在南滚河越走越宽。

贡象节是活的遗产,它守护的亚洲象是自然的瑰宝;而鸟类调查催生的生态产业,则让保护从仪式走向日常,从敬畏走向共赢。当社区群众因为一头象、一群鸟、一片林而拥有更好的生活,文化与自然便真正融为一体——这是南滚河给出的答案,也是可持续发展中最值得讲述的故事。

(作者为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)

的象群。

“请象”的人们盘山环绕。队伍越长,离山顶越近,气氛就越隆重。长者捧着花朵走在最前,妇女们加入高昂的歌声与鼓乐唱和。她们美美地衣着鲜艳,帽子上插花,手中紧握金色的麦穗。我跟随一大群娃娃跑来跑去。他们也穿着绣着牛头的红甲,总抢在我前面,攀爬到上一层山路边,迎候鼓声由远及近,又由近而远,还要等着转山队伍从远方一点点再次出现。临沧流传有许多民间“鼓”舞。佤族木鼓舞敲击木鼓,起舞祭祀;布朗族蜂桶鼓舞主要存于临沧的双江县;在更广的范围内,广西的瑶族长鼓舞、壮族铜鼓习俗也同样是“非遗”。但贡象节的“咚咚”节奏带来的空间感受就是不一样。想象一下:鼓声刚刚逝去,就又从山的一边渐渐传来。只是简单的鼓声、歌声,只是反复地渐进和渐远,就能创造十足的气场、意境,有着感染和带动。

山顶有高耸的白塔,塔下有特别洁白的“神象”。每头象都被挂锦被,耳朵彩绘吉祥花朵,象牙则是喜庆的红,高大、友善、庄严。见到“神象”,乐手要跳劲烈的舞。他们先擦汗,互相敬上一支烟,再奏出更强的节奏,呼应歌声,自带喝彩,还要将俯仰、跳跃特意放缓拉长,显示娴熟和沉浸,为即将开始的护象下山预热。

2026年的“请象”现场,其实游客很少。人们发自内心,尽情表露,相互感染,不觉得是在刻意为外人表演。

贡象节要热闹很久,这上山的序曲,最是难得又最容易被忽略。“请象”描述了自然崇拜、古老传说、至今天天都要与象相遇的日常。“咚咚”的节奏如同“大象漫步”,简单、重复、激荡、步进,仿佛象群摇曳长

右图:南滚河保护区管护局组织了多期民宿经营培训。图为南朗村寨的妇女学员在村主任李江华的带领下,学做面点。

李春莲摄

农户在村边看到了它。管护员到了现场,发现蟒肚子隆起,应该是刚吃了某种动物,它正在休息。”为确保安全,管护员就在旁边守着,直到其离开后才返回。

半夜响起了雷声,阵雨给早起的“鸟调”队员带来短暂的沮丧;但并没打乱我和段文光的节奏:巡护一般排在下午,上午容易遇到野象。

段文光同样认真观鸟。窗外鸟落鸟鸣,他就把手中事停一下,说出鸟的名字。我们出发前先了解象情。护象队的无人机每天都升空盯着。地面巡护不仅要观察象和各种动植物,还要监护设备运行,试试“避象亭”的围栏、高台管不管用,沿着“大象食堂”往返走上几公里。大象爱吃甜龙竹、阿希蕉,“亚洲象食物源基地”内就不断补种。眼下美食尚未成熟,要把动物挡在外面。靠近谷底还辟有盐塘。象群记性好,总能在食盐投放不久找回这里。

我在上午还记录了另一个重要时刻。芒库站管护员李明生家3个装修一新的“观鸟标间”开张了。这被视为芒库观鸟经济从“0”到“1”的节点。大家带我从楼下看到楼上,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听到了一个长长的故事。

段文光在巡护时特地指给我一棵巨大的榕树;2023年时,透过繁密的枝叶观测到了冠斑犀鸟停留。他立即报给了张敏。很快,拍摄的重任落在另一位年轻鸟友赵海璇肩上。他找到了那个位置,在雨后蹲守,巧妙借助流雾做掩护,在20多分钟内,拍到10余只冠斑犀鸟来吃榕果。

惊艳的场景很快打开,引来更多观鸟队伍;现在,保护区内展开更大规模的科研调查,队员来自27个城市。

我见到赵海璇时,他已是当地有名气的观鸟达人,还是此次“鸟调”评审专家。我留意这些年轻人的言谈、知识结构和一步步打算。赵海璇想着如何规划路线,段文光则比照周边盈江、高黎贡山的“热度”,向身边村民反复描绘护鸟、观鸟带来的增收机会。终于,李明生率先辟出家中的二楼。在这个民宿小院里,段文光被称作“段师傅”。“床单、牙刷、灯、充电器还有屋里的颜色,都是段师傅帮定的。”李明生一口气把茶桌、躺椅摆上阳台:“现在,在我这二楼,坐着就能观鸟。”

从“观鸟”到“观象”

班洪乡的南朗村寨与芒库管护站隔河谷相望。保护区保存有北回归线附近较为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。3月15日新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重新进行了划分。我们出门下坡,进入密林,先迈入一般控制区;听到远处谷底传来湍流水声,那两侧就都是核心保护区。管护员可在一片乱糟糟的草地上分清小动物、农家的牛和象足迹;也会反复停下,用望远镜搜索河谷对岸。他们熟悉象道,知道在哪个时段和哪片不起眼的裸露地,常有象群歇息——来南滚河遇到的好运气,其实都掌握在自己手里:一定要手握望远镜,既观鸟,也能一路寻象。

此次“鸟调”有多重科研收获,比如实地检验了规划的12条观鸟线路。“我们先要避开大象此时的活动区域。”赵海璇分享在南滚河的经验:“再根据鸟的习性,选择树林、密林、水田、旱地、河流等多种生境。”观鸟线路从海拔500米一直分布到海拔2000米左右,“估计得用3天甚至一周才能走完”。

至日落山时林中就安静下来。“鸟调”队员开始等待下一个黎明。但在南滚河谷,此时还有一个巧合:大象开始活跃觅食,这又为观象提供了机会,使得当地具备了发展“傍晚经济”的潜在可能。

李春莲是管护局社区管理科负责人。她带我来见南朗制作佤族“大象茶”的李建刚。茶厂建在村旁,俯瞰河谷。保护区管理部门正在探索,鼓励村民在护象、爱鸟的同时,也能提供以观鸟、观象为主题的民宿餐饮。

“你这儿环境多好啊,适合开民宿。”她一直鼓励李建刚做个示范。“坐在门前,不仅能观鸟,傍晚还能看看对面山坡上的大象。”李春莲仔细研究了大象茶厂的“风水”:“不是吹牛,看到象的机会很大!”

今年5月,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印发《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》,要求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,支持自然保护区内原有居民和周边居民、企业等规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,参与提供与自然保护地保护目标



相一致的生态产品和服务。

“应让村寨妇女带头。我觉得我们就是半边天。”李春莲做社区群众工作,带有佤族同胞典型的直率,和张敏一样热情,快人快语,说干就干。“思想工作做通了,培训到到位了,我相信妇女是可以走在前面的。”保护区内有班洪抗英遗址碑,也是当年服务行业“班洪四大嫂”先进事迹的发生地。管护局就在班洪乡的芒库、南朗和班老乡的新寨组织了3期培训,向妇女组长、村民小组成员讲授礼仪、红色历史和保护区知识,一起学做面食;再让学员传授给更多的村民。按照培训的最终成效,如果有观鸟的人来,除了接待好,村民还应能讲更多的故事。“比如为什么我们这里敬仰大象,为什么有贡象节。”一聊到生态保护和共建共享,李春莲特别愿以南滚河大象为例,而且讲的都是细节:“除了讲文化,还得提醒来宾如何保护好自己、怎样做才不会惊扰大象。”



去“抓”各种“奇奇怪怪”

云南非常适合观察“生物多样性中的文化多样”。当地餐桌上少不了一盘“辣椒”或“蘸水”。食材来自房前屋后,只摘采应季熟果、花苞、嫩芽。虽用料相近,但不同地区、民族甚至不同人家的风格有很大区别。沧源本地将这一制作过程和菜名统一叫“抓”。

周光明是班洪管护站管护员。他带我去找午饭可“抓”的各种“奇奇怪怪”。我们先约好:不能采自保护区内,尽量新鲜当季,而且只选植物。

近年来,我已在周边的西盟、澜沧、景洪、宁洱、元阳和元江等地进行了类似记录。次次经历都轻松、有趣。周光明厨艺灵巧。我跟着他采了木姜子、芭蕉花、臭牡丹和盐肤木的嫩芽、臭菜(羽叶金合欢)、苦果(水茄),很快就“抓”出两种搭配不同的美味。

延伸阅读

“参与式”的国家公园体验

结束3天的采访后又向西,经普洱进入西双版纳,将“野象谷”与“南滚河”进行比对,感受亚洲象国家公园的特殊与多样。我已到过周边亚洲象活跃的思茅、澜沧、宁洱、勐海等地。这次我沿当时“短鼻”象家族北上线路,翻墨江、峨山,经G213到元江,依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,重温象群如何在护象人的引导下,选择元江大桥渡过丰水期的元江——大象和人类都非常聪明,象人间确实在互相帮助,也一定能实现持久依存。

将记录到的多类型经历“捏”在一起,将逐渐成为常态。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,我关注亚洲象的“伞护效应”,记录象文化、自然保护区的推动途径、青年和女性的潜力、世代居住的社区变化以及社会团体的积极配合。我遇到的大多是普通人日常,但这些细节真切、相关,构成了“南滚河生物—文化景观”。与以往沿着木栈道线路游览、一路接受科普的常用体验不同,“南滚河”更强调人的融入、受众的认知和感受,也在明显考验并能提升我们的准入水平。参与、参与的程度和方式,成为“南滚河”的突出特点和标识,从而描述了创建国家公园的另一种可能路径。

(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)

